

永不忘记
日军侵琼
70年祭

八所战俘集中营的黑暗日子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通讯员 张玉洁



美军营救飞机



阿道尔·普来捷入伍时的照片

70年前的2月10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碎了海南岛的宁静，在日军侵琼战争的中后期，不但海南人民深受其害，盟军战俘也遭遇其害，东方市八所镇北面有个叫作“北黎”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那里建有一座战俘集中营，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和印度等国的盟军战俘，曾经在此过着3年暗无天日的日子。战后，尤其是2001年以来，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多位媒体同仁先后来到八所，寻访和报道当年有关战俘的细节。



营救人员走进战俘营



八所战俘集中营内患有“干型脚气”的战俘。

2003年9月14日上午，一座纪念二战期间被日军抓获和奴役的澳大利亚籍战俘的“海鸥支队”纪念碑，在东方市老欧村正式揭牌，当年有位86岁高龄的老人作为澳方的代表之一，参加了那个简短的仪式。他名叫阿道尔·普来捷，是那批战俘中的幸存者。海南日报记者当时现场见证和报道了纪念碑揭牌后，普来捷和同龄的中方劳工向全紧紧拥抱在一起痛苦流泪的场面。

时过将近6年之后，阿道尔·普来捷先生依然健在。2007年11月15日，这一天是老先生90岁的生日，沈阳大学“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研究室”主任杨竞教授，曾通过互联网跨洋访问了阿道尔·普来捷，请他讲述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守岛盟军不堪一击

阿道尔·普来捷有写日记的习惯。

他于1940年8月入伍从军，是一名卫生兵，所在部队为“海鸥支队”(Gull Force)。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普来捷随同部队于1941年12月14日从澳大利亚最北部的达尔文港乘船，增援当时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安汶岛。

澳军在当月17日抵达安汶，立即进行防御准备。1942年1月31日早上，也就是澳军上岛6个星期后，大约有23000人的日军，分乘37艘舰船，在安汶港三处同时登陆。不到一天，荷澳盟军守岛部队就被击败，余下的全部做了日本人的俘虏。

阿道尔·普来捷被俘时不到25岁，兵龄只有2年。

盟军不堪一击的原因，普来捷认为主要是由于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当时我们总共只有6500人的兵力，其中澳大利亚军队1100人，荷兰军队约400人，当地安汶岛土著部队5000人。”

在安汶岛，战俘们受尽了日军的非人折磨和残酷拷打，不少人惨遭枪杀或拷打致死。

但接下来战俘们的遭遇，更是生不如死。

战俘充当劳工

(本文写作参考了杨竞先生的研究成果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战史资料，在此致谢。)

的伙食是有一天吃到2块猪排，然而大多数时候都是食不果腹的，所以他和一些劳工常常在战俘营的沙地上捕抓一些小蛇、老鼠和蜥蜴充饥，否则他恐怕难以存活下来。

有2名澳籍战俘不堪忍受日军监视下的苦役和猪狗不如的食宿条件，伺机逃出了集中营，在八所东边的老欧村里得到了村民的掩护和照顾，后来不幸病故。这也正是6年前澳大利亚方面为何要在老欧村建造纪念碑的缘故。

可怕的脚气病

八所盟军战俘营的官兵，由于遭受饥饿、死亡和疾病的困扰，许多人都是活在过了今天没明天的境况中，处于死亡的边缘。在一系列困扰战俘的疾病中，如痢疾、疟疾、肠炎、溃疡、皮屑、硬化症及其它慢性疾病，最让他们头疼的，就是脚气病。

脚气病分“干型脚气”和“湿型脚气”，都是因人体长期缺乏维生素B1所致，前者最直观的症状是身体干瘦，后者为全身浮肿。这些症状在



战俘和他们自制的捕捉老鼠的笼子。



患有“湿型脚气”的战俘。



1945年8月28日，营救队指挥官辛格劳少校在八所战俘集中营。

八所战俘营里触目皆是，1945年8月底，营救他们的美军士兵专门拍下了大量的图片。

阿道尔·普来捷记得：1942年12月13日，自己曾染上了痢疾，9天内体重从150磅降到106磅，直到第二年2月17日才痊愈；在进入战俘营的前6个月，就有6名战俘因为痢疾不治而死。

不久由于营养不良，普来捷又先后染上干型和湿型脚气，患上湿型脚气时，他的体重反倒增加了，6天内从150磅增加到176磅，从头到脚一样宽，那是身体浮肿造成的。

战俘营里病号最多时躺下的就有70人之多，而最让普来捷心痛和沮丧的是，有时候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无法救活的重病号，奄奄一息地慢慢死去，自己却无可奈何。

即使身陷苦境，但战俘们心中仍存有获救的盼望。

代号“鸽子运动”的营救行动

据阿道尔·普来捷的日记记录，最晚在1944年初时，盟军应该就已探明了设置在海南岛八所的战俘营位置，并开始派遣轰炸机前来，轰炸当地的日本营房，但每次轰炸总是绕过战俘营，以避免误伤他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美军便派出战略服务室的约翰·辛格劳少校(John Singlaub)组织一只精干的营救队，尽快解救那些被困在八所的战俘。

8月27日，营救队队长辛格劳少校和他的8名战友(包括1名中国军人)，执行代号为“鸽子运动”的海南战俘营救援行动，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从昆明乘C-47运输机出发，中午时分抵达八所上空后成功跳伞落地。

看到盟军的飞机到来，战俘营里沸腾了起来，他们有的激动地抱在一起，有的大声地喊道：“战争结束了，可以回家了！”

经过与日军交涉，营救人员次日进入战俘营。根据辛格劳少校的报告：“鸽子运动”营救澳大利亚战俘260人(其中80人重病在医院)；荷兰战俘267人(其中91人在医院)。营救队在八所战俘营墓地发现有67名澳大利亚战俘死亡，荷兰战俘100多人亡故。

据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资料透露：当时，日军想让美军营救人员接受投降，但辛格劳少校拒绝了他们，认为应该让中国的军队来受降；不久又有4名战俘丧命，这不排除是日军因美方拒绝受降而恼羞成怒的报复行为。

此后几天，营救队通过小火车将幸存战俘运送至三亚，在榆林港搭乘英国“昆伯勒”号驱逐舰撤离到香港后回国。

直到被解救时为止，阿道尔·普来捷先后在八所度过了将近3年的时光。回国后，他在悉尼火车站当售票员直至退休。

(本版照片均由杨竞转自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由陈耿翻拍)